

台灣「國語」與大陸普通話差異舉隅及其成因初探

王玥雯*

從本質而言，台灣的「國語」與大陸的「普通話」具有相通之處，都是以北方官話為基礎發展而來的漢民族共同語。¹ 然而，由於歷史、地理等諸方面因素的作用，台灣的「國語」與大陸通行的普通話之間又存在著許多不同之處。考察這些不同之處，有助於我們探究同一語言在不同環境中分途發展的過程，為規律性總結工作奠定基礎。本文即從詞彙、語音方面著手分析比較二者間的差異，並以此為基礎對差異形成的原因做出初步探索。

一、詞彙差異

語言三要素中，詞彙是最富於變化的部分。這是因為語言中的詞彙直接對應著紛繁複雜的萬事萬物，對客觀世界中的各種變化最為敏感。本文主要著眼於富有動態性、也最能體現社會文化特色的兩岸新詞的產生及其差異，同時兼論及活躍於各自日常口語中而用法又有別的詞語。我們根據差異的具體情況大致劃分為以下幾類：

(一) 社會文化造成的差異

廣義而言，任何語言差異都無疑受到社會文化因素的影響，而在這裏我們是特指那些由於台灣、大陸最直觀的社會文化生活的不同而造成的詞語的差異。如：「同志」一詞，原本指志同道合之人，近年來被港臺地區借用為「同性戀」的代稱，隨後大陸也引進了此種用法。其差異在於，在台灣，「同志」一詞的原有意義幾乎完全被排擠掉，社會人

* 武漢大學碩士研究生。本文根據作者 2003 年在台灣的實地考察寫成。

1 胡裕樹主編《現代漢語》指出：統一規範的漢民族共同語就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的普通話。台灣竺家寧著《聲韻學》裏也提到：「國語」就是民族共同語，北方音系是「國語」的基礎。詳細內容參閱胡裕樹：《現代漢語》（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 年，第六版），頁 11。竺家寧：《聲韻學》（台北：台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1 年，初版），頁 65。

群交際時會刻意迴避使用而以其它近義詞取代。而大陸由於政治文化制度的差異，雖然「同志」一詞也產生了新的義項，但其原義仍被保留並且在正式政治生活場合裏廣泛使用。又如「泡湯」一詞，原本指「落空」，大陸一直保持這一唯一義項，在台灣則新產生了「泡溫泉」的義項。台灣新義項的產生一方面源自日語的影響，另一方面也由於台灣溫泉眾多、泡溫泉成為民眾較為普遍的休閒方式，從而使得新產生的義項迅速普及。再如「打歌」一詞，也是台灣使用頻繁的一個新詞，指唱片公司及其屬下歌唱藝人為其演唱專輯宣傳造勢、在電台或電視播放其新歌的行為。「打」是漢語裏構詞能力較強的一個前綴，「打歌」一詞產生及普及化的土壤很顯然就在於台灣社會發達的偶像商業文化。而大陸方面則完全不使用這個詞。² 諸如此類的例子很多，如大陸常用而台灣沒有的「反動」、「四化」、「三好」、「個體戶」、「大款」、「創收」、「國企」、「走穴」、「打非」、「本科生」等，以及台灣特有而大陸不用的「樁腳」（政客在地方鄉鎮負責選舉事務的工作人員）、「牛肉場」（色情歌舞演出場所）、「血牛」（以賣血為業者）、「明牌」（玩大家樂、六合彩時賭徒口耳相傳可以發財致富的數字）、「角頭」（黑幫首領）、拜拜（祭拜祖宗和神靈的儀式）、「榮民」（退伍軍人）等。這些差異反映了兩岸特定的社會文化背景及其對語言的影響。

（二）方言影響造成的差異

不論是台灣的「國語」，還是大陸的普通話，從本質而言都是通行於全體民眾的民族共同語。共同語常常會受到各地方言的影響。

台灣「國語」所受方言的影響主要來自閩南語。大批閩南方言詞彙進入「國語」，顯示出強大的影響力，而這批來自閩南方言的新詞大多是大陸普通話所沒有的。³ 例如：好康（有好處的）、唬爛（胡扯）、俗俗賣（便宜賣）、強強滾（熱鬧、氣氛濃烈）、噲聲（發表意見，常有挑釁意味）、熊熊（突然）、鴨霸（蠻橫無理）、龜毛（愛挑小毛病）、鬱卒（心情鬱悶）、麻吉（兄弟、好友）、白目（比喻某人常常不懂得看場合說話做事）、夭壽（罵人語）、假仙（假惺惺不誠實）、幹古（吹牛）、擯龜（計劃落空）等。這些流行於台灣「國語」而不見於大陸普通話的方言詞彙也是造成兩岸語言差異的重要原因。

相比較之下，大陸普通話受方言影響的程度則遠不如台灣「國語」。根據刁晏斌《新時期大陸漢語的發展與變革》的估算，普通話新詞中方言詞只佔百分之五。⁴ 常見的方言詞例如「髮廊」「沖涼」「寫字樓」「靚」「買單」（來自粵語）、「大亨」（來自上海話）、「沒勁」、「火爆」（來自北京話）等。

2 大陸受台灣的影響近期引進了「主打歌」一詞，它是一個名詞性的詞語，指的是被作為主要宣傳對象的歌曲。但是其使用面非常有限，並不為廣大民眾熟知。

3 近年來由於兩岸交流的加深以及現代化信息渠道的暢通，大陸地區也吸收了不少台灣新詞，其中不乏源自閩南方言者。

4 轉引自竺家寧：《漢語詞彙學》（台北：台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9年，初版），頁477。

(三) 外來語言影響造成的差異

社會間的相互接觸推動語言的發展是人類語言發展的普遍現象。自古以來，外來語言就一直對漢語詞彙的發展變遷產生影響。近半個世紀以來，隨著全球化趨勢的加強以及現代訊息技術的發展，漢語吸納外來語言詞彙的數量也大為增加。音譯是借詞最常用的方式，即用語音形式相似的本族語言符號去記錄外來語。除了音譯，意譯也是吸納外來詞彙的一種重要方式，即用本族語言要素、思維模式、造詞模式翻譯外來語，用來翻譯的語言符號受外語原文意義的影響。此外還有合璧詞，即以音譯意譯兼顧的方式翻譯外來詞彙。兩岸由於歷史地理的阻隔，在引進外來語時往往採用了不同的方式，從而形成詞彙的差異。我們根據差異的具體情況大致劃分為以下幾類：

(1) 音譯的差異

兩岸音譯詞由於是在各自為政的背景下產生，所以存在著較大的差異。例如：巴赫——巴哈（——前為大陸用語，後為台灣用語，下文同）、達芬奇——達文西、布什——布希、葉利欽——葉爾欽、喬姆斯基——杭斯基、凡高——梵谷、埃塞俄比亞——衣索匹亞、毛里求斯——模裏西斯、危地馬拉——瓜地馬拉、悉尼——雪梨、湯加——東加、奔馳——賓士等。這種音譯詞的數量很大，且較無規律。

(2) 意譯的差異

意譯的差異是指兩岸都採用漢語的原有要素翻譯同樣的外來詞彙，卻選擇了不同的本土符號。例如：磁盤——磁碟、軟件——軟體、網絡——網路、數碼——數位、打印機——印表機、圓珠筆——原子筆、鼠標——滑鼠、光標——遊標、存儲器——記憶體、複印——影印、聖誕節——耶誕節等。可以看出，這些意譯形式往往具有相通之處，所以即使有別，尚不難相互溝通。

(3) 翻譯方式的差異

所謂翻譯方式的差異，是指兩岸採用不同方式引入外來詞從而形成的差異。例如：激光（意譯）——鐳射（音譯）、飛碟（意譯）——幽浮（音譯）、動畫（意譯）——卡通（音譯）、花邊（意譯）——蕾絲（音譯）、克隆（音譯）——複製（意譯）、的士（音譯）——計程車（意譯）、優盤（合璧）——隨身碟（意譯）、新西蘭（合璧）——紐西蘭（音譯）、維生素（意譯）——維他命（音譯）等。

總體而言，兩岸在翻譯外來語的方式選擇上有一個比較顯著的差異，即大陸更常用意譯的方式而台灣則慣用音譯。不過也不盡然，例如上面舉出的「克隆」一例則兩岸剛好相反，大陸用音譯法而台灣用意譯法，而「優盤」大陸用合璧方式，台灣卻採用意譯法。此外，近年來大陸普通話中使用音譯形式的情況也有所增加，從而出現音譯意譯二者兼用的現象，如花邊也開始稱蕾絲，動畫片也叫卡通片等。

(4) 受不同外來語言影響而產生的差異

雖然台灣和大陸都處於全球融合交流的大環境中，但是由於各自歷史政治經濟文化等諸要素的不同，兩岸所各自接納的外來文化的種類及吸收的程度也必然有所差異，這種差異也反映於詞彙的層面。

歷史上的台灣曾遭受日本半個世紀的殖民統治，加上近世台灣日本經貿文化交流的加深，因此，台灣「國語」的外來詞中，源自日語的借詞佔有相當的比重，而這些詞彙往往未為大陸普通話所吸納。例如：黑輪(日式大鍋煮)、運將(司機，日語運轉手)、歐巴桑(老女人，日語伯母)、坪(土地面積單位)、料理(日語飯菜)、阿娜達(指戀人)、玄關(住宅大門，日語房屋進門處)等。

與台灣有所不同，大陸由於民族眾多，故而漢語普通話裏吸收了不少來自少數民族的詞彙，而這些詞語在台灣難得一見。例如「胡同(小巷)」、「東(冬)不拉」(哈薩克族樂器名)、哈達(藏族和部分蒙古族人為表示敬意和祝賀用的長條絲巾或紗巾)等。此外由於大陸與前蘇聯交往頻密，普通話裏也吸收了來自俄語的詞彙，如「喀秋莎」(火箭炮的一種)等。

(四) 用語習慣的差異

語言具有約定俗成的性質。台灣「國語」和大陸普通話雖然一脈相承，但是由於歷史原因造成的長期阻隔，兩個不同社會隔離發展逐漸形成了不同的用語習慣，從而造成了一些語言差異。詞彙作為語言的三要素之一，清楚地體現出了這種差異。我們根據差異的具體情況大致劃分為以下幾類：

(1) 使用漢語既有詞彙的頻率不同

有一些詞語兩岸皆有，意義也完全一樣。可是在日常使用中卻往往具有不同的使用習慣。例如：「疼」和「痛」本是一組同義詞，可是台灣卻更常說「頭痛」「肚子痛」而很少選用「疼」，大陸則更傾向用「疼」。又如「沉」和「重」也是同義詞，可是台灣更習慣說「東西重」而少言「東西沉」，大陸則二者皆有。這一類差異都非常細微，也無礙交際。

(2) 使用不同的詞語表達相同意義

這一類例子很多。表達的是同樣的意義，兩岸卻使用不同的詞語。例如：幼兒園——幼稚園、搭檔——拍檔、渠道——管道、塑料——塑膠、殘疾——殘障、導彈——飛彈、信息——訊息、教皇——教宗、高壓鍋——快鍋、公元——西元、方便麵——速食面、錄像機——錄影機、摩托車——機車、匿名信——黑函、低能——智障、武術——國術、天橋——陸橋、要強——強勢、遊客——觀光客、酸奶——優酪乳、郵遞員——郵差、麵包車——箱型車、生態保護——生態保育等。其中有些差異源於兩岸對同一事物的語言表達的著眼點不同(例如大陸說「殘疾」，重在顯示這是一種疾病，台灣說「殘

障」，則旨在強調其不便性），有些源自大陸捨棄了漢語曾經使用過的舊形式而台灣則繼續保持（例如「武術」與「國術」、「郵遞員」與「郵差」的差異），還有一些則屬對語言符號選用的不同造成的差異（如「信息」與「訊息」、「錄像機」與「錄影機」的差異）。

(3) 使用同一詞語表達不同含義

有些詞語，從表面來看兩岸皆用，然而實際上意義卻並不相同。例如：「愛人」一詞兩岸皆有，大陸指合法配偶，台灣卻指情人。「路霸」一詞，大陸指攔路搶劫的犯罪分子，台灣則是指佔住馬路的車子。「號子」，大陸可以用作牢房的俗稱，台灣則是股票市場的別稱。這種差異往往受到各自社會生活背景的影響。

(五) 此有彼無的語言差異

兩岸各有一些詞語，是本土特有而對方沒有的，並且很難找到語言外的理據。例如台灣常使用「超」一詞來表達程度很高，幾乎可以用於一切形容詞前，而大陸沒有這種用法。⁵ 又如「盲」是大陸構詞能力很強的一個後綴，表示不擅長或不懂得做某事的人，例如「科盲」「舞盲」「法盲」「路盲」等，台灣則無此用法。再如「緊張」一詞，大陸可以用來表示供應不足難於應付，台灣則無此義。「精神」一詞，大陸可以用作形容詞表示活躍、有生機，台灣沒有這種用法。

以上簡要列舉、分析了存在於台灣「國語」與大陸普通話之間的一些詞彙差異，而這些差異都是兩岸交際時最突出、最常見、最有可能造成隔閡的。從這些比較中我們可以看出，雖然兩岸詞彙差異的種類繁多，然而歸根結底，造成差異的原因主要在於歷史條件造成的兩岸阻隔，以及各自社會形態的差異。事實上，兩岸詞彙的差異還有不少，例如字母詞、縮略語、熟語等，限於篇幅，本文不於此一一列舉。

二、語音差異

語音也是語言的重要要素。相較於詞彙，語音的演化不那麼明顯，且常常具有嚴整的規則。台灣「國語」與大陸普通話的語音差異並不十分突出，且顯示出一定的規律性。⁶ 茲分列如下：

(一) 聲調差異

對比大陸《現代漢語詞典》及台灣《新編國語辭典》的注音，我們可以發現兩岸語音差異常常表現為聲調的不同。通過與中古音的對照，我們可以將兩岸聲調的差異大致劃分

5 大陸的「特」有點類似台灣「超」的用法，但不及「超」使用之廣。

6 本文討論的語音差異是指兩岸標準音的差異，至於實際不規範發音的差別如台灣人說話少捲舌音、易把齒唇音聲母F發成喉聲母H等，不在本文討論範疇。

為以下幾類：

(1) 中古入聲字並入現代四聲方面的差異

中古入聲字並入現代四聲的演變比較複雜。而兩岸聲調差異很大一部分正與中古入聲字的分派有關。這種差異又可以分為以下幾類：

① 清聲母入聲字的歸屬

中古清聲母的入聲字在現代念成第幾聲幾乎毫無規律可言，⁷ 從而造成兩岸讀音差別。例如：「頭髮」的「髮」字，《廣韻》注為「方伐切」，屬清聲幫母，入聲月韻。大陸普通話讀為去聲，台灣「國語」則為上聲。又如「昔日」的「昔」字，《廣韻》注為「思積切」，屬清聲心母入聲字。大陸普通話讀為陰平，台灣「國語」讀為陽平。再如「常識」的「識」，《廣韻》注為「賞職切」，屬清音書母，入聲職韻。台灣「國語」讀為去聲，大陸普通話則為陽平。「氣質」的「質」字，《廣韻》注為「之日切」，屬清聲章母，台灣「國語」變為陽平，大陸普通話則為去聲。「錫」字，《廣韻》注為「先擊」切，屬清聲心母，台灣「國語」讀為陽平，大陸普通話則為陰平。「打擊」的「擊」字，《廣韻》注為「古歷切」，屬清聲見母，台灣「國語」讀為陽平，大陸普通話則為陰平。「熄滅」的「熄」字，《廣韻》注為「相即切」，屬清聲心母，台灣「國語」讀為陽平，大陸普通話則為陰平。

② 全濁聲母入聲字的歸屬

全濁的入聲字現代讀音大部分變為陽平。⁸ 在《中原音韻》時期這一規律就很強地體現了出來，發展至現代階段仍基本一致。然而大陸普通話讀音卻常有例外。例如「突然」的「突」，《廣韻》注為「陀骨切」，本屬全濁定母，《中原音韻》歸陽平是合乎規律的，台灣「國語」繼承了陽平讀音，而大陸普通話卻變為陰平。又如「建築」的「築」，《廣韻》注為「直六切」，屬全濁澄母，台灣「國語」歸入陽平，而大陸普通話讀為去聲。「寂寞」的「寂」字，《廣韻》注為「前歷切」，屬濁音從母，台灣「國語」讀為陽平，大陸普通話則為去聲。不過台灣「國語」也有將中古全濁的入聲字歸入去聲之例。如「洞穴」的「穴」《廣韻》注為「胡夬切」，屬濁音匣母，大陸普通話讀為陽平，台灣「國語」則讀為去聲。

③ 次濁聲母入聲字的歸屬

次濁的入聲字現代讀音大部分變為去聲。這也是從《中原音韻》時期保持至今的規律。⁹ 然而大陸普通話讀音亦有例外。例如「夕陽」的「夕」字，《廣韻》注為「祥易切」，屬次濁邪母，台灣「國語」讀為去聲，大陸普通話卻變為陰平。

(2) 中古平聲字歸屬方面的差異

7 參看竺家寧：《聲韻學》（臺北：台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1年，初版），頁462—463。

8 同注7。

9 同注7。

中古平聲發展到現代，分化成陰平和陽平兩類。分化的條件是聲母的清濁，即古代清聲母字現代念為陰平，古代濁聲母字現代則念為陽平。這是中古語音演化至今的一條比較嚴整的規律。¹⁰ 然而大陸普通話裏卻存在一些例外情況，從而造成與台灣「國語」讀音的差異。例如：「微笑」的「微」，《廣韻》「無非切」，濁聲母字，按照規律應變陽平。台灣「國語」讀音為陽平，大陸普通話則變為陰平。又如「危險」的「危」，《廣韻》注為「魚為切」，屬次濁疑母，平聲支韻，按照規律應變為陽平。台灣「國語」讀音為陽平，大陸普通話則變為陰平。再如「學期」的「期」，《廣韻》注為「渠之切」，屬濁音群母字，按照規律應變為陽平。台灣「國語」讀為陽平，大陸普通話則為陰平。「帆船」的「帆」，《廣韻》注為「符鹹切」，屬濁音並母，按照規律應變為陽平。台灣「國語」讀為陽平，大陸普通話則為陰平。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出，台灣「國語」的讀音比較嚴格地遵守了平分陰陽的規律，而大陸普通話則出現了一些把應為陽平讀音的字歸入陰平的例外，從而形成兩岸語音的差異。

(3) 中古去聲字歸屬方面的差異

中古去聲字發展到現代，沒有經歷任何分化，即中古的去聲字在現代應全部保持去聲讀音。可是大陸普通話讀音裏卻產生了一些例外。例如「研究」的「究」字，《廣韻》注為「居佑切」，屬去聲宥韻。按照規律，現代仍應讀為去聲。台灣「國語」保持去聲讀音，可是大陸普通話讀音卻變為陰平。「企圖」的「企」，《廣韻》注為「去智切」，屬去聲置韻。按照規律，現代仍應讀為去聲。台灣「國語」保持去聲讀音，可是大陸普通話讀音卻變為上聲。又如「偽裝」的「偽」字，《廣韻》注為「危睡切」，屬去聲置韻。按照規律，現代仍應讀為去聲。台灣「國語」保持去聲讀音，可是大陸普通話讀音卻變為上聲。再如「綜合」的「綜」字，《廣韻》注為「子宋切」，屬去聲宋韻。台灣「國語」保持去聲讀音，可是大陸普通話讀音卻變為陰平。

(4) 中古兩讀字的取捨造成的差異

兩岸對中古兩讀字兩種讀音的選擇不盡相同，從而造成語音的差異。例如「頗」字，《廣韻》注為「普波切」，又「普火切」。前者屬平聲戈韻，後者屬上聲果韻。大陸普通話取平聲捨上聲，台灣「國語」則取上聲捨平聲。所以「頗」在大陸普通話裏的讀音為陰平，在台灣「國語」裏則為上聲。又如「擁抱」的「擁」字，《廣韻》注為「於隴切」，屬上聲腫韻。《集韻》則注為「於容切」，屬平聲東韻。大陸普通話取平聲捨上聲，台灣「國語」則取上聲捨平聲。

綜上所述，對比大陸普通話與台灣「國語」語音聲調的差異，我們可以發現，台灣「國

10 同注7

語」的聲調大致遵從中古音到《中原音韻》再到現代音的演變規律，而大陸普通話則產生了一些例外。而從這些例外來看，大陸普通話中歸入陰平讀音的較多。不論是入聲字，還是本應為陽平音的，還是兩讀取捨，常常變為陰平讀音。

(二) 其它差異

除了單純的聲調差異，兩岸語音還有一些差異涉及聲母、韻母以及聲調三個方面。而這些差異又可以分為以下兩類：

(1) 一方誤讀造成的差異

語言具有約定俗成的性質。有時，不規範的用法因為被大量人群廣泛使用，也會被固定下來形成新的規範。兩岸語音的某些差異，就是源自某一方的誤讀久而久之取代正音而另一方無此現象的情況。例如「一艘船」的「艘」，大陸普通話讀音為 sāu，¹¹ 台灣「國語」發音則為 sāo。而《廣韻》裏「艘」的注音為「蘇雕切，又音騷」，「騷」，蘇遭切。由此可見，「艘」的中古讀音有兩個，蕭韻或豪韻。台灣「國語」的讀音秉承中古音演變，而大陸普通話的讀音則可能受到聲符「叟」的影響而產生誤讀。又如「液體」的「液」字，大陸普通話讀音為 yè，台灣「國語」則為 yì。《廣韻》裏「液」字注為「羊益切」，屬以母入聲昔韻。台灣「國語」的讀音秉承中古音演變，而大陸普通話的讀音則可能受到聲符「夜」的影響而產生誤讀。再如「浣」字，大陸普通話讀音為 huàn，台灣「國語」則為 wǎn。徐本《說文》「浣」字下注反切為「胡玩切」，屬匣母去聲換韻，可見大陸普通話的讀音秉承中古音演變，而台灣「國語」的讀音則可能受到聲符「完」的影響而產生誤讀。

(2) 語音演變過程中發生的差異

語言是活的，總在不停地演變發展。語音演變雖然不易察覺，但是長期的積累也會帶來驚人的變化。從中古到現代，漢語語音經歷了因素失落、顎化、唇化、弱化等多種音變，而有時兩岸語音的差異正是源自各自音變過程中的不同。例如「攜帶」的「攜」字，《廣韻》注音為「戶圭切」，屬匣母平聲齊韻。現代大陸普通話發音為 xié，台灣「國語」為 xī，與中古音相比，兩岸在演化中失落的因素不一。而從聲調演化規律來看，中古濁聲母平聲字現代應變為陽平，大陸的聲調符合這一規律，台灣則歸入了陰平。由此造成了兩岸讀音韻母、聲調皆不一致的差異。

以上簡要對比、分析了大陸普通話與台灣「國語」語音方面的一些差異。我們知道，語音是語言中比較穩定的一個要素，它的演變往往是緩慢的、漸變的，地域性是語音演變的重要規律之一。法國語言學家梅耶在分析考察印歐系各語言時曾經指出，從同一語言分化出來的各個語言，距離原始母語的語源中心越遠，其受語源中心的變化的影響就

11 此為漢語拼音注音，下文同。

越少。¹² 這一規律同樣適用於同一語言的不同地域變體。大陸普通話和台灣「國語」雖然都是北方官話為基礎發展而來的漢民族共同語，但大陸普通話嚴格以北方方言的代表點北京語音為標準音，台灣「國語」則因歷史地理諸多因素的影響離開北京這一語源中心甚遠，台灣對「國語」的規範和推行方面，所定的規範與標準，往往取決於歷史演化規律，不像大陸普通話更多是受到北方各方言的影響，吸收眾多方音的讀法，造成較快速的融合與變異。所以台灣「國語」的語音較多地遵循了中古到現代的音變規律，大陸普通話則包含了更多新的變異。此外，語言的約定俗成的特性也是造成兩岸語音差異的重要原因。

三、結語

綜上所述，本文從詞彙、語音兩個方面著手，比較、分析了大陸普通話與台灣「國語」之間存在著的一些差異，而這些差異往往正是造成兩岸語言差異的重要因素。¹³ 從這些對比考究中，我們發現，雖然兩岸語言的差異涉及語言要素諸方面，然而從根本上看，都可以從社會歷史的角度找到其差異的根據。詞彙如此，語音也是一樣。我們知道，語言具有社會性，隨社會的產生而產生，亦隨社會的發展而發展。正因為如此，要全面理解考察語言的變化，離不開對語言紮根的社會的發展的探討。兩岸因為歷史原因阻隔多年，同一語言在不同社會中分向發展從而形成差異，這些差異的產生具有歷史必然性，深刻體現了語言的屬性。而同時，所有的差異都是可以找出變化背後深刻的動因的。這些差異也不是本質性的改變，而是不同地區區域性語言發展形成的微別。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由於兩岸交流的加深，兩岸語言的融合趨勢亦體現得十分明顯。這種融合特別突出地體現在詞彙層面。各自不少的特殊詞語都逐漸進入對方甚至開始流行。例如台灣的「迷你(音譯詞, mini)」、「鐳射(音譯詞, laser)」、「醬紫(『這樣子』的合音形式)」、「族」後綴(如上班族)、「蝦米(閩南語,『甚麼』之意)」、大陸的「特(程度副詞)等。而以台灣「國語」詞進入大陸普通話的尤多。同一語言會在分割的社會中分向發展形成差異，而形成微別的區域語言也會隨著語言使用群的融合而互相影響融通。我們相信，交流和融合是今後兩岸語言發展的必然趨勢，也符合漢語自身發展的要求。

12 參看馮志偉：《現代語言學流派》(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頁132。

13 兩岸語言在語法層面也存在一定的差異，例如台灣「國語」受閩南方言的影響，動詞前「有」字的使用十分普遍，而大陸則少得多。不過從整體來看，語法作為語言三要素中最穩定的部分，在兩岸語言差異中並不突出。

參考文獻：

1. 竺家寧：《漢語詞彙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9年，初版。
2. 竺家寧：《聲韻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1年，初版。
3. 唐作藩：《音韻學教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
4. 史有為：〈語言社群類型與台灣的外來詞〉，《語言文字應用》第30期(1999年第2期)，頁75-81。
5. 侯昌碩：〈試談海峽兩岸的同義異形詞語〉，《湛江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0卷第4期(1999年12月)，頁52-55。